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二

政術部二十一 奉使 招撫 廢命附

奉使一

原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初學記**曰



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

達周禮註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熾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又唐賈公彥疏曰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又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藏秘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駒也三騎行日夜千里為程又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在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此奉使之事也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行人論語曰行人子羽修飾之註曰行人掌使之官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一曰報命亦曰歸報冊府元龜曰周官小行人之職達六節辨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其往也賦皇華以遣

之其還也歌四牡以勞之蓋所以重宣命之寄慰于役之勤斯古道也得非王者居九重之深御四海之廣慮下情之未達懼一物之失所由是慎擇其人俾專厥任若乃察謠俗采方言賑恤孤窮興舉孝秀辨庶士之淑慝平羣盜之俶擾至有乾文謫見天灾流行或推賜租之恩或舉申究之典斯皆因時立制以裨政治者也合璧事類曰行人之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關以諭諸侯之志春秋列國亦多有之漢唐以來有巡行之博士直指之繡衣觀風之八使案察之六條皆所以宣導德意延問疾苦究吏治之得失視風俗之厚薄其歸一

也宋熙寧中嘗遣使察訪紹聖中詔三歲一遣郎中御史按諸路監司 嘉祐集曰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如縣令差役必均而已矣

奉使二 招撫 廢命附

原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曰四牡駢駢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謹案此是

文王爲西伯使臣往來中國知其勤苦而勞來也

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

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

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杜預註曰歸父襄仲子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適謂子惡齊外甥也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除地爲壇而張帷也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于君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

利晉唯君圖之 又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公羊傳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註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也 穀梁

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人使禿者迂禿者眇者跛者迂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齊晏子短使楚楚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韓詩外傳曰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

處江海之陂與鼃鱸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以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文侯悅曰擊愛我哉乃復太子擊故曰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

擊爲孝子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于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黽結箕踞見賈賈說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 漢書高紀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子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增又曰

文帝後二年詔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以諭朕意於單于 **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

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秦時常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仍復通爲置郡縣愈于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 漢書樓護傳曰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

東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
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文多識拜
大鴻臚使于晉孫皓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
才故相屈行 又曰張儼使晉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
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礪鋒鏑思不辱命也 費禕別
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
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
問事事條對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
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
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閭弱終不負

東顧 晉紀云吳使陟璆如魏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戍
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
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
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
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 方言曰遣輜軒使者採絕
代方言 華嚴表云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糾察
黜陟爲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
舌未肯言人短也 **增**晉書曰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
稱藩于蜀以假道通表建康李雄許之謂曰貴主英名
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

以來世篤忠貞以仇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
慙曰我之祖考本以晉臣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
能中興亦當率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于
建康 冊府元龜曰劉晏肅宗寶應二年吐蕃犯長安
旣平帝命晏充度支轉運等使如上都宣慰百姓以晏
舊京尹觀者如堵旣宣恩煦無不怵舞 又曰賀若察
代宗大歷四年爲給事中察自潁州使還賜帛五十匹
先是潁州刺史李岵以暴政專殺帝命驗其事察復奏
稱旨 又曰裴度元和中爲司封郎中時魏博節度使
田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憲宗遣度使魏州

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視事齋閣尤加弘敞惡之乃治舊
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爲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
之 又曰元稹爲監察御史憲宗元和四年奉使東蜀
劾奏故劔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沒塗山甫等八十
八戶 經濟類編曰晉王存勗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
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遣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
禮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承勳曰燕王自可臣
其境內豈可臣他國之使守光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
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
而已守光不能屈 冊府元龜曰後唐伊廣襟情灑落

善占對及爲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 又曰郭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武皇時爲典謁奉使鳳翔稱旨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歲大蝗旱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因負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 **增**招撫冊府元龜曰孔巢父建中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愧悚喜怖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 又曰李鄘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惜爲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卽其軍以諭之遂命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傳

朝旨陳禍福脫監軍桎梏兇黨不敢犯 又曰關播爲都官員外郎時湖南山洞中王國良聚衆爲盜令播往宣諭之使回改兵部員外郎 又曰李大亮爲散騎侍郎時樊鄧未平因遣大亮安集之所下者四城拜安州刺史 又曰宋慶禮爲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置鎮兵五千人 又曰柏耆爲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令鄭覃宣慰軍人齎錢未至浩浩騰口穆宗詔耆往諭

旨眾心乃安

增廢命

冊府元龜曰漢郭允明為翰林

茶酒使乾祐元年命允明宣賜荆南高保融旌節官誥

允明出自羣小舉動騷縱令本司官健荷御酒數十罌

至諸宮每保融宴席之際惟厲聲索御酒自飲 又曰

周金彥英為尙輦奉御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恭帝顯德

六年決杖一百配流商州

奉使三

招撫

廢命附

采風謠案姦愿并入

原天節

皇華

韓陽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

下詳奉使二

執

圭

持斧

禮記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漢書

使者衣繡持斧捕盜賊督課郡國東

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埋輪

攬轡

彪續漢書曰漢安帝元年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多

知唯張綱年少官最微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輪于洛陽

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

尹不疑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書奏御京師震悚 又

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

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

澄清天下之志 **獻節** **張旌** 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

得傲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而使下

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

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蜀志曰陳震字孝起入拜尙

書遷尙書令奉命使吳賀孫權踐祚震入吳界移關侯

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事

刑懼或有違幸必

謁關

移候

儀禮曰使者及境張

斯誨示其所宜

展幣

襲圭

儀禮曰使者及館展幣于

註曰謁告也

下詳上註

公再拜賓避不答拜

又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

賓襲執圭鄭元註曰執圭盛禮也又畫飾為相致敬也

政術部

奉使

十一

河源 海上 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

告單于單于怒 赤帷 白蓋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使

遷吉北海上 者重道五百稍弩十二人 又曰小 奉璧 拭圭 史

使車蘭輿赤轂白蓋從騶騎四十人 趙惠文王時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

蘭相如奉璧入秦 儀禮曰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

面坐拭圭鄭元註 遺鴻 獻鵠 魯君使遺齊襄君鴻

賓使者拭清之也 至澠而浴鴻鴻失其袞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

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

無所不敢 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侯

無擇行道失之獻空籠曰非無錢以買鵠惡輕易其幣

受命 從宜 朝儀禮曰使者受圭垂纆以命 又曰君使 受圭

遠玉 儀禮曰使者受圭垂纆以命 又曰君使 飲

冰 冒霧 命而夕飲冰吾其內熱歟 朝冒霧露晝被

武使博士循行天下舉獨行君子士有特 招使者之任也註士有異行須特招也 星飛斗

風入律 漢書曰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

與使匈奴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

者曰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

國將有好道之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 適四方 達

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六節 禮記大夫七十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行役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 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奉君事

徵師役 擇任而往奉爾君事敬無廢命 舉張祿 薦不疑 鄭安平操范唯亡匿奉使謁者王稽至魏安平

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其人可與俱西遊者

書見乃夜見之稽遂載入秦卒為秦相 暴勝之為直

古香齋詩金卷四

政術部

奉使

二

指使至渤海聞雋不疑賢遣使請
不疑相見薦請公車拜青州刺史
輕幣益敬 成禮

加敏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
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承命不忘 選使宜重向

成而加以敏敏審于事
日遠罷有後于楚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溫嶠字太

真上疏曰選使宜重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
觀採風謠 圖書聚落後漢和帝分遣使者各至諸郡

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
行人之官 輜

軒之使漢書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受命不受
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尚詐讓而棄其

信 君子于役 使者旁午漢書使者旁午謂一縱

受命不宿於家 既殯而造於朝禮記凡為使者已受

君使也大夫聘未至而卒則 既殯而造于朝註介將事也
軺車 驛騎 朝受

命 夕引道 載馳載驅 不日不月 周官行人

漢儀使者 奉茲星使 採彼風謠 勤宣帝命 敷

求人瘼 悚惕奉公 咨諏問政 省問風俗 圖寫

山川 夏為大暑暴炙 冬為風寒偃薄 周適四方

巡行風俗 漢分八使觀採方言 增愜旨 合意冊

元龜曰房式憲宗時為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

士真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李吉甫薦式為

給事中將命于河朔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又

曰裴度為御史中丞元和十年自淮西行營宣慰還言

軍事多 三歲 八事上詳奉使一合璧事類 楊時

合帝意 早詔公察視賑濟公登對 六條 五術冊 孫伏伽為大

理卿貞觀十二年太宗遣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
察四方以澄清為務多所貶黜舉奏 又曰陸贄補渭

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贊說使者請以五術察風俗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取舍

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酬良馬 賜襲衣 冊府元龜曰

右驍衛長史武德九年令敦禮往幽州召盧陵王李瑗

誅太宗壯之酬以良馬 又曰王峻為樞密使廣順三

年正月太祖御便殿顧謂侍臣曰河隄決壞大興功役

宜得幹才往彼規畫峻對曰興作車大 獨不辭 無

臣欲自往區分及辭賜襲衣金帶綵絹 不通 始通西南夷蠻長異牟尋貢琛請吏朝廷方選郎

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邊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深嘉之

以本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使還擢為諫議大夫 又

戲無所不通累奉使杭越及荆湖藩鎮侯王見者愛之

震威武 問疾苦 海陬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

義則無以變風俗即率兵南巡延視長老宣布天子德

意遠近歡服 又曰太宗貞觀三年五月早令中書舍

人杜正倫崔敦禮守給事中尹文憲張元素等往關內

諸州分道撫慰問人疾苦見禁囚徒量事斷決人有冤

枉不能自申 封千戶 命四臣 史記曰高帝使劉敬

者隨狀理之 不可擊此必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上怒械繫敬往而厄

于白登還至廣武赦敬封千戶號建信君 宋史曰歐

陽修遷翰林學士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 辭致館

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 吉豐鐘 左傳曰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命

于執事敝邑引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繼舊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來

知禮哉 經濟類編曰秦楚戰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

廉察民乏 宣揚朝化

冊府元龜曰裴寂為右僕

政術部 奉使

城以西詣彼間見其耆老觀其風俗廉察吏民乏絕
之徒量加賑給如有冤滯並為申理高年疾病就致東
帛又曰皇甫無逸武德初為御史大夫時益都新開
政刑未洽長吏賦汙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無逸宣揚
朝化法令嚴肅

言遼可平

知蜀可取

蜀中甚賴之
宗乾封中裨將薛仁貴既降扶餘川遂沿海略地與行
軍總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
使迴帝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
之狀又曰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王衍失
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

盡一時選

繼二邦好

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
曰魏遣常侍李諧聘梁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語應對如
流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勦敵時南北通和務
以後義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
與焉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璧事類除賈蒙制曰繼好二邦
奉辭萬里副車之任選亦不輕
遣戰國策曰安陵君使唐睢使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
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唐睢

長跪而謝

厚禮而

曰安陵君受地于先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
哉秦王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屍百萬流血千
里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伏屍二人流血五步
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
曰貴州和好卿能保之乎唐睢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
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唐睢曰齊桓貫澤之盟諸侯不召
自至葵邱之會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
政教凌遲尚未能察邈者之變况鄙州
乎曜曰此涼州君子也厚禮而遣之

蒙遜起拜

彥通慙謝揚定歸謂順曰魏李順奉使至涼涼主蒙遜遣
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蒙
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
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凌
侮天使魂魄逝矣何用見之蒙遜乃起拜

馬希萼之帥羣蠻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潯州蠻酋符
彥通所掠彥通富強稱王于溪洞間王逵既得湖南欲
遣使撫之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責之曰昔馬氏在湖
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

古書通纂卷之四

政術部 奉使

百

不早往乞盟異日得無悔乎彥通
慙執虔朗手謝之即日去王號
招撫諭劉濟撫

庭奏册封所禮時李希烈用兵四劫多所陷沒德宗患之

以劉濟方推忠誠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諭之

願效死節唐書曰韓愈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

正而王庭奏詔愈宣撫愈至庭奏嚴兵逐之曰所以

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將帥材

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

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

何也庭奏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即無事矣

餘州擒二百餘人册府元龜曰淮安王神通武德四

使者慰撫山東下三十餘州建德刺史王羨求降神通為

使何力為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九年以何力為鐵

勒道安撫大使乃棟精騎五百馳入謂曰國家知汝被

詐誤遂有翻動汝等皆可自新罪在會渠得之則已諸

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設特勒

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誅之

關中羣盜皆下嶺

南首領盡降又曰殷矯初為太宗渭北道元帥長史時

下又曰李嶠為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

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

罪叛者盡降因罷

兵而還高宗嘉之

原廢命失辭違命失禮違命

樂祈不敬公子失禮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使

乃執之晉執之也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乃者亡乎上之辭也註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

今遂以疾而還失不能專對所在停留論語誦詩

禮違命故曰亡上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後漢李郃為漢中戶

曹吏時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郃諫太守憲危亡可

待勿與交通不聽遂自請行許之所在停留以觀變至

命預廢職棄命棄事不忠廢命非敬既辱君

是速爾尤臣節無失寧念解揚之忠君命不

政術部奉使

恭宜及樂祈之責

增舞蹈

酣飲

冊府元龜曰後唐烏昭遇為供奉官

天成初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目錢鏐為殿
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又曰李仁矩為左衛大
將軍天成中奉使東川董璋張宴以召之仁矩貪
于館舍與娼妓酣宴日既中而不至大為璋所詬
其爭禮莫能措言又曰唐高表仁太宗時為新州刺

表仁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表仁無綏遠之才與其

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又曰羅讓寶歷中

為吏部郎中充滄州宣慰使是時李全略死其子同捷
竊主兵事朝廷命讓等宣慰蓋欲示以威信冀其革心
而讓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以書詔而歸

其爭禮莫能措言又曰唐高表仁太宗時為新州刺
表仁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表仁無綏遠之才與其
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又曰羅讓寶歷中
為吏部郎中充滄州宣慰使是時李全略死其子同捷
竊主兵事朝廷命讓等宣慰蓋欲示以威信冀其革心
而讓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以書詔而歸

奉使四招撫廢命附

增六轡如濡

詩云六轡如濡載馳載驅

原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禮周

大行人職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纘以除邦國之慝
鄭元注曰此二事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
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以殷纘
謂一服朝之歲也慝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
卿以聘禮來纘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
以除其惡行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鄭元注曰此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也
間問者問

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鄭元注云
贊助也

致禮以補諸侯之裁鄭元注曰致禮凶禮之弔禮禮也
補諸侯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疏曰按宗伯

云以禮禮哀國敗此災亦云禮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亦稱

增英蕩周禮云地官掌節皆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原入國問俗曲禮鄭元注曰謂所行所惡也國城中也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有疾也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

而不返况病乎何休注曰聞父母之喪不忍疾行為君

當使人追代已以喪諭疾

增聘魯晉左傳云吳王使延陵季子聘于

政術部 奉使

魯晉諸國

原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云晏子使楚楚王

以觀諸侯謂左右曰嬰習辭者吾欲辱

之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為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

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

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

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

土使民善盜耶王笑辯于辭習于禮說苑晏子使吳

曰寡人反取病焉吾聞晏子蓋北方之辯于辭習于禮者命儻者客見則

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感然者

三日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

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

見見之以禮左傳齊孝公伐我北鄙使展喜

諸侯之禮展喜犒師犒師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

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下惠見齊侯解兵說苑

趾將辱敝邑使下臣犒執事昔齊

起兵攻魯魯患之柳下惠見齊侯齊侯曰魯君懼乎曰

不懼齊侯忿然怒曰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

者以其先人出周南門刳羊相約曰自後子孫敢有鬪

攻者令其罪若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

百姓非不急也齊見犀而行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

侯乃解兵三百里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

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

曰殺汝我伐之也見犀而行杜預注曰犀申舟子也以

子託王

見溷而行

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使唯

以必死

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其宰陳寅曰子

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乃

見其子

人事之患

陰陽之患

葉公諸梁使齊問孔

潤而行

齊待使者甚敬事不成當有人事之患事成必有陰陽

之患注云人患雖去喜懼戰于心固以結冰炭于五臟

矣

提振綱紀

提舉國章

叔孫如晉必葺其牆屋

左傳云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公

孫婼言使人也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

如始至杜預注曰葺補治也

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

春秋云楚公子棄疾如晉鄭伯勞之祖辭不敢見固請

見之見如見王禁芻牧採樵不人田不樵樹不採藝不

抽屋不强句有犯命 孔子適齊 景公讓登夫子降一

者君子廢小人降 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

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

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 挺刃交

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兵陳說其間

家語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 貢進曰願使齊楚合戰于澠澠之野兩壘

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 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

黯使簡子按兵 說苑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 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遠伯玉為相史黯佐焉孔

子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不動 獻空籠 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郭門飛其鵠揭空

籠往曰臣過上水不忍鵠之渴飲之遂飛去 欲買代之是欺吾王也云云楚 淳于到楚 說苑曰齊

王曰善哉得子言倍于鵠矣 到楚髡形體短小楚王薄賤之曰齊無人也而使子來 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劍欲斬無狀王王曰吾戲子耳

即與髡 公孫觀秦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使公孫弘西 共飲 觀秦見昭王王曰薛地大小幾何

對曰百里王笑曰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可乎弘對 曰孟嘗君好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如此者三人可為

管商之師能致主伯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 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

謝曰客何為若此寡人善孟嘗 賜裝千金 漢書陸賈

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侗印為南越王賈至大悅留

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賜賈囊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侗為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陸賈使南越 史記孝文元年召陸賈使南越讓尉侗自

夫臣侗頓首謝願 持節至匈奴 願為高車使者持節 長為藩臣奉貢職 往匈奴庭與其主約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 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之然後還 視河 決漢鄭莊上使視河決請治行五 相如使南夷 史記 司馬

古者有以金類曰

政術部

奉使

大

相如傳云天子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便略定西夷
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還報天子天子大悅
縣令負弩先驅又司馬相如為中郎將乘傳因巴

郊迎縣令負弩前驅蜀人以為寵也發倉粟賑貧民又汲黯為謁者河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

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

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捕羣盜活萬人漢書外戚傳

賑貧民上賢而釋之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黨與及吏畏懦逗留當坐

者賀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吾

所活者萬餘人持節歸南陽東觀漢記郭丹從師于

後世其興乎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三公舉

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

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風舉龍堆寧靜空令朱輪之使風舉

龍堆循行風俗後漢書周舉傳順帝時詔遣八使循

之表循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

杜喬守光祿大夫周初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

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

夫分行天下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

綬以下使輒收舉于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舉于是奏劾貪獮表循行州郡李邵別傳邵居漢中

薦公清朝廷稱之循行州郡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二人到益州投公

舍宿公察其人異焉時日暮露坐為出酒與啖公仰視

星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而

相視問公何以知之邵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郡

守令望風解印續漢書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知為

印綬去其所舉奏

枉屈麟鸞奉計王室

蔡邕與故郡

莫不壓塞眾議

書

能專對有智謀

吳書沈珩字仙仲吳都人少綜經

云

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

也曰何以言曰恃舊盟歸于好是以不嫌渝盟自有預

備

遺珠一石

蜀志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

矣

東之與西譬如一家而西增白帝之守

古事類彙編

卷之三

政治部

奉使

七

何也預對曰東益巴邱之兵西增白帝之守此皆事勢
 宜然俱不足相問權捉預手泣涕而別曰君銜命結二
 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矣 趙咨使魏文帝善之書
 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石 趙咨使魏文帝善之書
 擢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辨捷孫權為吳王
 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
 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
 已 引刀自刺何異蘇武 吳書馮熙字子柔潁川人權
 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魏使陳羣誘之詔以重利熙不
 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懼見迫不重必危身辱命
 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孫權 和合二國唯有
 垂泣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也 鄧芝 蜀志鄧芝傳曰先主遣芝修好于孫權權果狐疑
 鄧芝對曰蜀有負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之長
 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
 質于魏江南之地非大王有也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左
 挾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費禕使吳舉坐
 注挾或作艷謂丁左之言多浮艷也

稱之荆州先德傳云諸葛亮以費禕有俊才宜遣使吳
 等各知名皆在坐並發異端之論 陟 廖奉使 紀曰陟
 以難禕禕應機輒對舉坐稱之 陟 廖奉使 紀曰陟
 廖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
 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
 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 八部從事 晉王導使八部
 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 八部從事 從事之部顧和
 字君孝在數中還同時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得失和
 獨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為政寧有漏網何緣有所察
 也 增 是人神情爽拔 遇盜于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
 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 勵節將 元初為兵部
 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 人人便安 貞元八年
 侍郎時誅李懷光兵會河中詔 人人便安 貞元八年
 紆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 平章請行 又云程
 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 處決平恕 又云馬懷
 水詔陟勞問循慰所至人人便安 處決平恕 又云馬懷
 章事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 處決平恕 又云馬懷
 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 處決平恕 又云馬懷

政術部 奉使

使黜陟江西

不受厚賂

冊府元龜云班宏為給事中時成德軍李寶臣卒其子唯

處決平恕

岳匿父喪以求位代宗難之乃遣宏問疾且

采風謠

喻唯岳唯岳厚賂之宏皆不受還報合旨

方干送崔遺出使江東詩曰

守節不屈盡其在我元

九門司諫諍萬里采風謠

摯郝經神道碑曰經字伯常世祖即皇帝位詔經以翰

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賜金虎符經踰淮館留

真州塹垣柵棘防閑如獄狂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

尤怨經語之曰一人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

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須忍

死以待至元十一年伯顏南伐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

禮歸招撫爭來欵附冊府元龜曰張河初為高祖大

將軍戶曹參軍從至賈胡堡令

河還鎮并州尋遣慰撫山

賊徒歸附日以千數又云

裴懷

東燕趙之地爭來欵附

古則天時為監察御史時姚嵩道蠻反詔懷古往招輯

之懷古申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君而還

承宗遂稟朝旨

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招諭之

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招諭之

承宗遂稟朝旨

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招諭之

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招諭之

承宗遂稟朝旨

原廢命私買奴

後漢鄭興奉使私買

酒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左傳云云

私飲

奉使五

原詩北齊裴讓之公館燕訓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

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

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鐘響張

梅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

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卧漳濱禮酒行三獻賓筵盛

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蓋日落晚摧

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

古香齋詩鑑類函

卷五

政術部

奉使

三

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賞禮成樽俎陳樂和金石響朝
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
篋篠密約岸荷蕖長束帶盡欣娛誰言鴛歸兩 周庾
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修聘禮親鄰自此敦張旆事原
隰負宸報成言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輶轅交歡值公子
展禮覲王孫何以譽嘉樹徒興賦采繁四牢盈折俎三
獻滿罍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旣險阻山河
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風期幸
共存 又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
文盛禮樂偃武息民黎承乏驅騏驥旌旆事鼓鼙古碑

文字盡荒城年代迷破隴文瓜熟交脰香穗低投瓊實
有意報李更無蹊 陳潘徽贈北使詩曰業定三邊靜
時和四海敦行人仍禮籍使者接輜軒賓榮君享燕客
踞我司存旣美齊嬰學欣逢鄭產言琴酒時歡會篇章
極討論迴旌逗隴左返軸指河源塞榆行隱路津柳稍
垂門日沈山氣合潮落水花翻離情欲寄鳥別淚不因
猿所可緘懷袖方以代蘭萱 隋盧師道贈司馬幼之
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輜車莅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
送征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遡
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

生陸侯持寶劍終子繫長纓前修亦何遠君其勗令名
 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玉二嶠至瑞節三秦歸林蟬
 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
 封植方欣薦紵衣 **增**唐張九齡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詩曰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首路回
 竹符分鎮揚木鐸昭晰動天文慙慙在人瘼 岑參送
 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北覆糧使詩曰霜簡映
 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鴛行樽俎成全
 策京師聞見糧歸來鹵塵滅畫地奏明光 孟浩然和
 李侍御奉使詩曰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

楫挂席自生風寮案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聞白雲唱
 翻入棹歌中 韋莊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詩曰拜
 書辭玉帳萬里劍關長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一身
 朝玉陛幾日建銅梁莫戀壚邊酒仙宮待侍郎 宋王
 禹偁送羅著作奉使湖湘詩曰使星躔次入長沙曉別
 延英去路賒數刻漏中承密旨幾重湖外問皇華山行
 馬拂湘川石寺宿僧供岳麓茶迴日期君直西掖當階
 紅藥正開花 明蘇伯衡送王希暘編修使交趾詩曰
 歷數歸真主羣方若綴旒外藩須嗣續當宁重懷柔芝
 簡文彌盛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屬將指副予求暫下

層霄去真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紵殿馬出驂騮望重皇
華使名高好時候揚鞭隨越鳥祖席贈吳鈞自覺光輝
遠那知跋涉修幾旬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
江分燕尾流墮鳶從跼跼馴鹿自呦呦綠認桄榔浦紅
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蜒戶總能舟日上扶桑表天垂
瘴海頭昔聞銅作柱今見蜃爲樓榭葉時交墜沙蟲或
暗投由來宣至德直欲重遐陬 高啟送祠江瀆使者
詩曰源發岷峨萬里通函香迢遞問齋宮神馳白馬靈
光近祝奉元牲禮秩崇驛下換船潮湧日廟前沈璧水
迴風重煩使者徼多福南國無疵稔黍豐 劉溥使回

過獨石詩曰邊城二月暗塵沙吹過東風不見花天上
玉京旋日騎水通銀漢繫星槎雲中路出高山險上谷
營連獨石斜正是旅愁消未得夕陽樓外又鳴笳 謝
榛送李給事元樹奉使雲中諸鎮詩曰瑣闥朝下促飛
旌歲暮看君塞上行戍角動人多苦調戎衣走馬半新
兵關開涿鹿雲連樹路出蜚狐雪滿城計日楚材封事
上君王深見九邊情

原賦隋江總辭行李賦曰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
乎開闢垂恩儲祉壓子代之盤盂盛德形容陋周年之
弁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要荒欵塞諸戎重譯輜軒巡

履聲芳亥步旌節經過事高禹跡舉皇華之盡美馳珥
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羽儀於廊
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彫文于四始顧德
侗于罕志奉朝章于信次天鳳舉而張旃濟龍沙而通
贊敏異季札之聽歌譽乘屬國之銜使懷蘇子之抵掌
憶千秋之畫地願自勵而飲冰揆無庸而案轡嗟負恩
之無力每若寘于叢棘條辭東平之樂善再踐承明而
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蹏寧辭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
漸念有似于蟬翼荷德澤之濡然鑿丹愚之匪飾慚借
譽於瑟柱免長徭於蔥極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
遲以偃仰願太素之不汚

紆異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區進學慚於枝葉綿力
謝於康衢構伯休之蓬戶狎仲憲之桑樞徒悅水而非
智庶因谷以爲愚恥矯名於周客寧濫響于齊竽奉棲
增贊明宋濂滕奉使贊曰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
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
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
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
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旛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
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始不事二君者與乃作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遊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增碑唐張說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曰儀鳳二年十姓生可汗匄延都支爲李遮匄潛搆大戎俶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於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絕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則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莅遺愛洽於

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酋渠連營而誓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謀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間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匄於麾下廓氛禳於地表燁皇靈於天外充國有屯田之頌寶憲有燕山之銘訂茲遠略彼何微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暝晦引道皆迷因命息徒至誠虔禱徇於衆曰井泉不遠須臾風止氣開有香泉豐草宛在營側往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公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

原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

戎卽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幸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從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遣書通心 梁任孝恭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

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藉譽旣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卽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鐘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替膺茲闕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俟高算 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瓊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

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種歸舊里稚子出迎
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腕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
此終日亦以自娛

原論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
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
水火况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瀚海飛沙臯蘭走雪豈
不痛鼻酸心憶雒陽之宮陛雪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闕
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拔
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旁
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己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增引宋蘇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曰昌言官兩制爲
天子出使萬里外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
意氣慨然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
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
公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舍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
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
心掉不自禁凡彼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
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笑嗚呼何其不
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
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二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三

政術部二十二 使絕域 專命 殺使 遇讐

使絕域一

原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絕域十有餘年自京師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百有餘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知其習俗始得大蒜蒲萄苜蓿也 漢書西南夷傳云番禺令唐蒙上書曰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
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
中郎將將千人從巴笮關入遂見夜郎侯諭以威德約
爲置吏 匈奴傳曰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
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旣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郭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
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卽能前與漢
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

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立
斬主客而留吉遷辱之北海上 蘇武傳曰武帝遣武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
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旣至匈奴單于方欲發使送武會
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常私候勝許之會單于出
獵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
虞常生得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
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絕半日復
息單于壯其節 李陵與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傅介子傳曰介子以平樂監使樓蘭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封義陽侯 馮奉世傳曰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取擊之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

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西域傳曰烏孫公主侍者馮嫫常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軍妻右大將軍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乘錦車持節詔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也 段會宗傳曰成帝時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而死漢遣會宗到昆彌手劔擊末振將太子番邱還封關內侯賜金百斤 應劭漢官儀曰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逆單于五原塞東觀漢記曰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

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增**冊府元龜曰
鄭元璿武德中以太常卿使突厥還高祖勞之曰卿在
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 又曰鄭元
璿貞觀中使突厥還奏曰突厥與亡唯以羊馬爲驗觀
其六畜並已疲羸部落皆有菜色而牙內炊飯化爲血
咎徵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頃之突厥果敗 又曰
陳大德爲職方郎中貞觀十五年使于高麗欲窺其國
俗每至城邑輒以綾綺遺其官守莫不歡悅大德因謂
之曰吾性好山水欲往遊踐其國人信之遂得在道屈
曲而行往往見中國人莫不垂涕 又曰裴耀卿爲戶

部侍郎元宗開元二十年信安王禕受詔封契丹耀卿
爲副俄又令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
曰齎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先期而往一
朝而給時突厥果勒兵謀劫比至而耀卿已還 又曰
蕭昕代宗大歷初爲國子祭酒使回紇回紇庭詰昕曰
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佐定唐國奈何市馬而失信
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
爾助爲亂犯郊畿及吐蕃敗走回紇悔懼稽顙乞和非
大唐存念舊功則匹馬不出塞矣回紇慚退加禮 孔
帖曰李義琰使高麗其主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

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主詞屈爲加禮 冊
府元龜曰崔瑗爲監察御史敬宗寶歷元年自鎮武使
回鶻延英對問遠地言朕如何瑗對曰四方皆言陛下
納諫如流帝大悅賜緋魚袋 又曰陳乂性孤執明宗
長興中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人或
有獻可于乂宜陳一謳頌以稱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
乂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
聞者嘉之 四朝國史曰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二年以
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
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以侑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

又曰張方平神宗時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
如此佳哉 名臣言行錄曰王信奉使北國肆射都亭
首破的館人駭愕問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乎謂
武恭公德用也又妙於筆法僨使有求書與之趨謝曰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東都事略曰沈起字興宗奉使
契丹至其庭著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
與王人齒遂升班 宋史曰洪皓番陽人有奇節爲大
金通問使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
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流遞冷山
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常

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麪食之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 又曰朱弁婺源人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爲通問副使至雲中黏罕使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受書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

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饑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 經濟類編曰元世祖時使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日燿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日燿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與日燿辯論書帝悅解衣賜之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勿以爲後也

使絕域二

原暴骨 黔面 路温舒請使絕域暴骨方外盡臣下節

取漢使王烏窺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黔面不

入穹廬鳥習胡事乃去節黔面單于愛之許遣子入侍

後使楊信不去 **蘇武典屬國** 班超定遠侯使匈奴

節坐穹廬之外 蘇武典屬國 班超字仲升 終軍請

十九年不失節歸為典屬國 班超字仲升 終軍請

久在絕域思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帝從之

長纓 張騫窮河源 請長纓以羈虜 張騫使外國窮

河源封 隨絕域之聘人 領天隅之歸客 千里有

博望侯 隨絕域之聘人 領天隅之歸客 千里有

不歸之魂 殊鄉有哀苦之事 增長揖 爭禮 冊府

日漢陽郡李瓌武德中齋布帛數萬段與突厥結和親

頡利大悅後將復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

之今日必令下拜瓌知之及見長揖不屈頡利怒留瓌

不遣瓌竟不為屈頡利知不可脅始禮遣之 又曰蘇

世長為天策府學士貞觀初聘于突 齧雪旃 食鐵

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

石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使持節使匈奴單于

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

井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孔帖曰和逢堯突厥默啜請尚

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

送金鑣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請罷和親左右色動逢

堯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

不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耶默啜聞曰斯食

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 閱六歲 要五事 合璧事類

以見可汗為斂髮再拜 閱六歲 要五事 合璧事類

右庶子使吐蕃鹵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為書約

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不屈乃還代宗見

為感動嗚咽即具陳鹵情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

詳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

子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非臣

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

敵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將命出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將命出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將命出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將命出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將命出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將命出

唐恪撤衛 杜暹埋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將命出

甲以逆之恪盡撤兵衛將駟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投
 兵聽命感泣曰不圖今日得沾聖化 冊府元龜曰杜
 暹為監察御史元宗開元中承詔往積西蕃人齎金以
 遺暹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人情暹
 不得已受之埋于幕下既 貿易皆絕 賂遺無受 冊
 出境乃移牒令往取之 元龜曰歸崇敬代宗大歷初為倉部郎中充冊立新羅
 王使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求或攜資帛而往
 貿易貨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 又曰郭崇
 韜自莊宗為晉王時為中門使李存審收鎮州帝命崇
 韜慰撫之或有以珍貨賂遺者崇 擁節不屈 騎棟
 韜都無所受但以書籍數千卷歸 以觀 冊府元龜曰陳行焉為吉州長史往吐蕃大臣欽
 陵使行焉拜伏行焉擁節不屈 四朝國史曰許
 將字仲元奉使契丹居人騎 有死而已 不和無害
 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 翰太平興國初奉使契丹問
 東都事略曰辛仲甫字之翰太平興國初奉使契丹問
 党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異人間出党進何足道哉契
 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承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
 丹主不能屈 又曰孔道輔使契丹契丹主酌以大卮

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 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蔣儼置窟室 鄭權乘肩輦

冊府元龜曰蔣儼貞觀中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
 征遼東募使高麗者眾皆畏憚儼謂曰主上雄畧華夷
 畏威小番豈敢圖使者縱其凌虐亦吾死所也遂請行
 及至高麗莫離支置于窟室脅以兵刃終不屈撓 又
 曰鄭權為左散騎常侍穆宗長慶二年為回鶻告哀使
 帝以權嘗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辨故任之權辭疾不
 免乃乘肩輦涉積至虜庭 錄風俗物產 知山川道

詞氣不撓得使臣之體 里孔帖曰韋洪機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為可汗會石
 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 東都事畧曰劉敞字
 原父奉使契丹敞博聞強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自言
 北至柳河回曲干餘里敞聞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
 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彼而道此虜相顧驚愧
 絕割地之議 拒增幣之請 東都事畧曰曹利用景德
 軍契丹有求和之意以利用使于兵間真宗曰契丹求

關南之地當以理絕之利用對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

古香齋藏書 政治部 使絕域 八

敢生還利用見虜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割地之議死
不敢聞虜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又曰富弼仁宗
朝使契丹既至虜專欲增幣曰南移我書當曰獻否則
日納弼爭不可聲色俱厲於是留增幣誓書復使耶律
仁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納弼
奏曰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
子壻豈可稍倨 公

主豈宜先往 冊府元龜曰鮮于叔明肅宗乾元中為司
稍倨叔明離位責之曰可汗大太子瑀使回紇回紇接禮
傲乎可汗改容加敬 又曰胡証為金吾大將軍穆宗
長慶二年送太和公主入蕃去回鶻可汗牙帳尚信宿
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先從他道去証曰我奉天
子詔送公主以授可汗今未
焉可追論新羅 豈得
見可汗豈宜先往使乃止

不厚回鶻 冊府元龜曰相里元獎貞觀中為司農丞使
蘇文曰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地五百里自非反
地此兵恐未能已元獎曰往事焉可追論如遼東諸城
舊並中國郡縣高麗必求本地中國亦須復疆宇國家
尚且不言高麗豈得違命 又曰劉元鼎穆宗長慶初

為大理卿使吐蕃見其都元云回鶻小國也而唐國待
之厚于我何哉元鼎云回鶻于國家有救難之勲又不
曾侵奪分寸
豈得不厚

使絕域三

原周禮夷使 四夷之使 漢令沒蕃 田令因王事落蕃未還
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充給即身死王事者子
孫雖未成丁亦不追戰傷人篤疾亦不追成聽終身也

增容儀閑雅 冊府元龜云豆盧寬太宗貞觀中為殿
中監使於突厥寬容儀閑雅詞旨可觀
敬憚焉 招辣羯 又云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寔
敬憚焉 招辣羯 往慰慰辣羯渤海郡王大祚榮

喻國威信 孔帖云婁師德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
首領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 亡于洮河因使吐蕃其
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 遠近疆界立談悉定

唐張說郭震行狀曰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
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

古書齊論監真四 卷三 政術部 使絕域 九

曠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
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金而還公悉以進上

人大獻琛費冊府元龜云韋倫德宗建中初為太常少

人悅之大清儉謹慎又云關播德宗貞元中為刑部
尚書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

使來往皆清儉復命遷金吾又云柳晟為檢校工部
尚書憲宗元和初充回

謹慎番人悅之不得與私覲正員官告文獻通考
命遷金吾大將軍

者許賣正員官告取貲以備私覲非典法故革之
二年勅入番使不得與私覲正員官告舊例使絕域

募蘇武孔帖云崔敦禮回紇逃度為下所殺詔往綏定
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

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出疆專對櫟陽主簿攝監察御
後建明允會事機

史充入蕃使判官時論辭鳳闕到雞林劉禹錫送源
以為有出疆專對之能

帶霜威辭鳳闕口遠而有光華白居易裴通制云授
傳天語到雞林

乎遠而有光華張薦三使彙苑詳注云唐張
俗殊都益敬吾使也

絕域鳩舌問三蘇蘇軾送子由使契丹詩云擅羣
辨三使

驛騎凌風雪又云不辭驛騎凌風玉節郎又送王
使詩云衝風振河朔飛霧失太

蘇頌充北朝生辰使在虜中過冬至本朝歷先北朝一
行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

日北人問公孰是答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
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日若踰數刻為子時為

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虜深然之願
速加兵和稱姪大宋皇帝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帝

面論和稱姪大宋皇帝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帝
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

速加兵和稱姪大宋皇帝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帝
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金君臣環聽恭竦

室元姚燧總管張公墓誌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六
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至其國詰王曰皇

百香齋詩集卷四
政術部 使絕域

古香齋詩集卷四 卷四
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王猶
屈岸海徼自矜尊高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
萬之師再月可至王使力士白刃環衛公
乃祖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

使絕域四

增詩元陳旅送趙子期使交趾詩曰曉日承恩紫殿深
都門祖道馬駸駸上書不奉唐蒙策歸橐寧將陸賈金
露入珠盤鮫室白苔生銅柱象崖陰爲君臨水歌黃鵠
天北天南萬里心 袁桷安南行送李景山侍郎出使
曰輜軒使者安南來紫泥封詔行風雷濕雲翻空海波
立鐵網山裂狂蛟摧神京煌煌鎮無極火鼠燭龍窮髮
北潭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爲城霧爲域瘴江如墨黃茅

昏羣蠻渡江江水渾千年白雪不到地十月青梅猶滿
邨赤脚搖脣矜捷鬪竹箭藏蛇雜猿狖崛強爭誇井底
蛙低徊自比泥中獸龍飛天子元年春萬邦執璧修臣
隣朱干玉戚廣庭舞笑問銅柱今何人君不聞重譯之
人越裳氏有道周王輸白雉又不聞防風之骨能專車
神禹震怒行天誅李侯桓桓水蒼珮舌本懸河四方對
後車並載朝未央稽顙九拜乞取金印歸炎荒 明曾
棨陳員外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別詩曰漢家郎官
頭未白扈從初爲兩京客忽逢天邊五色書萬里翩翩
向西域腰間寶劍七星文連旌大旆何繽紛解鞍夜臥

營中月攬轡朝看隴上雲黃沙斷磧千迴轉玉關漸近
長安遠輪臺霜重角聲寒蒲海風高弓力軟茲行騎從
歷諸蕃羶帳依微絕漠間殘烟古樹羌夷聚遠火荒原
獵騎還蕃酋出迎通漢語穹廬蒲萄酒如乳舞女爭呈
于闐妝歌辭盡協龜茲譜當筵半醉看吳鉤上馬便著
金貂裘山川遙認月支窟部落能知博望侯草上風沙
亂騷屑邊頭日暮悲笳咽行窮天盡始回轅坐對雪深
還仗節歸來雜遝宛馬羣立談可以收奇勲却笑古來
征戰苦邊人空說李將軍

增序唐韓愈送殷員外序曰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

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
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
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
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
告朕之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
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
子韓愈執盞言曰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別
離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真知輕

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專命一

原越境

收邑

傳卿非君命不越境 孟常使魏子收邑三萬不致曰有賢者轉假與之矣後

受施者自勿明 孟常不反也

遂盟

矯制

公羊傳公子結媵陳人婦遂及齊侯宋公盟

遂事也使者受命不受辭 馮

聞卒乃還

不至而

奉世陳湯矯制詳武功矯制 馮 聞卒乃還 不至而反 命為失禮故明言其禮又善不伐喪也 汲黯字長

孺上使視東越相攻至吳而反 曰越人相攻不足辱天子之使

使作徒衣

難從膠

柱 鍾離意字子阿部送徒詣河內時寒徒病不能行意移牒屬縣使作徒衣縣上狀意亦具聞帝善之 行

人將欲敗謀 難從膠柱

徐偃鼓鑄

汲黯發倉

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

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至死偃以春秋之義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詔終軍問罪詰曰古者諸侯國異俗百里不通故有不受辭專可之宜今萬國為一天下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在國家不足為利害而以安社稷為辭矯作威福以干名譽罪重而所就小偃即死 下詳奉使四 義有隨時 恭無專命 使者誠為擇利 或人未可與權

苟叶盡忠之節

難科專造之辜

違命折券尚不

論辜

矯制發倉猶聞釋罪

馮灌 汲黯

增權知軍務 襲

取歸安

冊府元龜曰孔巢父德宗時為給事中魏博宣慰使田悅背叛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至田

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稟命巢父巢父因以眾意令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

又曰周李至為贊善大夫世宗將用師于西南用至為轉運判官行次永興為人所說欲襲取歸安鎮乃先以

其事白于永興節度使王彥超超素知歸安路險深不之許至稱奉密旨彥超無以阻之既入山行數百里蜀

寇奄至軍士多死遂為其所擄焉

專命二

原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增**及

諸侯盟 左傳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 猶柱不可書 韓詩外

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猶

原受賂折脇 范曄從須賈使齊齊王柱之不可書也 賜金須賈以告魏齊齊

以准告國陰事得 **受金失官** 司馬相如 **增**救危除

金擊雖折脇拉商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受金失官

患劉向奉使篇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專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返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

殺使一

原楚執蹶由以釁鼓 宋殺申舟于假道 楚伐吳使弟蹶由犒師楚

靈王執之將以釁鼓 舟 **楚子執解揚** **馬超殺閻**

使齊假道于宋宋殺之 魏閻温字伯儉時馬超圍冀城急州

温上詳奉使一 遣温密出告救于夏侯淵為超所獲超令言于冀城

云東方無救温偽許之乃將至城下 **寇恂斬皇甫文**

日淵軍三日至勉之勉之遂殺之 諸葛殺劉整鄭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欲斬之

詩將以為不可恂不聽斬之峻即日降諸將問之恂曰
文峻之腹心殺之則峻亡其膽所以降耳諸將曰非所
及也 劉整鄭為諸葛恪 樂所不敬雖聞可討之辭
所獲事與上閣温相類

伯蠲無辜終貽非禮之誚 宋樂所聘晉不敬執之詳
廢命 晉伐鄭鄭人使伯
蠲行成晉殺之非禮也古

增何謂勅耶 安可臣哉
冊府元龜曰顏真卿為太子太師建中末李希烈陷汝
州宰相奏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真卿
見希烈送于龍興寺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
黨中伏誅希烈聞之怒乃使闖奴殺真卿先曰有勅賜
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人何日發長安
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
之 下詳 奉使一

殺使二
增遮殺漢使 漢書云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
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

數為使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
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 **國難**

不能死非人臣 冊府元龜曰吳淑章敬皇后弟也建中
初為左金吾大將軍時涇原兵叛德宗

擇大臣可使者眾憚其行激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
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泚逆謀已決害激

于四方 **不止素服** 又云孔巢父為給事中興元二年
館之前 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奉使宣慰

既傳詔旨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眾咸忿 **屏語**
曰太尉盡無官矣遂害巢父德宗聞而驚悼之

移時 孔帖云李師道使劉悟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
樂為用悟徙營潭趙魏師壁阿井或言悟且亂不

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
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

為念生所害 冊府元龜曰魏崔士和為中散大夫武
定未蕭寶夤在關中以士和為督府長

史時莫念生遣使詐降寶夤 **蠟書來** 孔帖云周世宗
表士和撫慰為念生所害 征淮李景懼遣

孫晟奉表言景願割六州之城世宗已取滁揚諸州因
留使者會李重進以景蠟書來多斥周過惡由是發怒

日安得此言亟收晟下獄
殺之晟臨死神色怡然

殺使三

增行狀明鄭濟翰林侍制王禕行狀曰其在翰林未久
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
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
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
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土一民安堵
如故高爵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
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
于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

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
梁王持兩可不決固匿公于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謂梁
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
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爇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
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脇
為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

遇讐

原不鬪

遂入

禮記子夏曰居昆弟之讐如之何子曰
仕不與其國衞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

魯使敬叔弔滕伯惠伯為介及郊懿伯之忌不入惠
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懿伯惠
伯叔父也忌怨也惠伯
不以私害公故遂入

非忠

不弟

傳以私害公非
忠也居兄之

仇避為 見讐不殺雖類寬身 受命而行亦宜獲考
不弟 傳不可以見讐而不殺 皇華奉命 白刃相讐
下臣獲考獲考謂事得成 捨則崇讐 報為廢命 與夫失節 寧其斷恩 未
復命於飲水 寧報讐於劊刃 奉辭成命必念解揚
之忠 損怨避仇宜寡趙喜之怒 虐我則讐誠謂一
之已甚 銜君之命且宜兩不相傷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三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四

政術部二十三 功勳總裁 讓功 伐功 銘功
詐功 錫命 賞賜

功勳總裁一

原鑄器 鑲石 周禮司勳職鑄器銘勳鄭注云勳功也
鮮卑入塞河朔度劉度遼將軍始受旌旂鼓之任
鮮卑斂跡視事三年烽燧爰息弓不受疆馬不帶纓是
用鑲石文 定國 獻王 說文以勞定國曰 保庸

武之勳 嘉績 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五日保 書勞 旌伐
庸注安有功也 書嘉乃丕績 傳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於
廟 且旌君伐注伐功也 制祿 報封 周禮以庸
與功注以祿賞功則人勸也 禮成王以 奏膚 尸

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於曲阜報功 大 以奏膚功注奏為也膚大也
大 穀梁云卑不尸大功注尸主也 方鳩 明試 書方

政術部 功勳總裁一

功俸具也 又明 帝念 子嘉 書維帝念功 告成

稽緒 書告厥成功 在泮 貪天 之功以爲己力 貪天

圖閣 藏廟 漢志圖功臣於麒麟閣 漢高與功臣

絕丹書鐵契金匱 主司勳 銘彝器 周禮司勳上士

石室藏之宗廟也 加于時 疑惟重 書功加于時時當時

銘勳彝器 全關中 定天下 史記云漢五年定天下論功以蕭何

蕭何常全關中此萬世之功也 後漢書云 若邱山

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遠 著金石 光武下馮異璽書曰虜兵猥下征西功若邱

也 杜篤吳漢誅云死而不朽 勒銘燕然 立桂林

名立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 邑 燕然山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勳凶虐兮截海外賈

其邈兮巨地界封神邱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喻益期箋云馬文淵立 范睢已極 曹參最多 史

兩銅柱於林邑以表功 蔡澤說范睢曰君相秦計不下几席謀不出廊廟坐制

諸侯使天下皆畏秦君之功極矣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君熟計之 又云漢定天下受封奏位次曰平陽 無

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 廢二勳 不任三公 臧武仲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謂

事責三公故 銘於太常 藏於盟府 周禮有功者司

不任功臣 紀於旌旗 鏤於金石 書厥有成績紀于太

常 見左傳 舍爵策勳 列功覆過 見漢陳湯傳 下 汗馬

下見 之勞 橫草之功 漢高錄功欲先蕭何諸將曰何無汗

得列 宿衛 輸力 計功 傳 戡難書之竹帛 茂勳銘於

鼎鐘 蘭生收功於章臺 驃騎發跡於祁連 揚雄

效錐刀之用立毛髮之功 展犬馬之效立方寸之績

並文 周宣之代國人歌方叔之功列於周雅 漢武

之朝詞臣美充國之績與於漢頌 **增**不績 奮庸上

嘉績注 尚書曰有 藏鐵契 被金甲 上詳藏廟注

能奮庸熙帝之載 日高祖武德四年秦王平王世充竇建德凱旋親被黃

金甲陳鐵馬萬餘騎甲士十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三

偽主及隋神器輦輅獻於太 破竇建德 擊王世充

冊府元龜曰段志元武德初以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

屈突通於潼關後從討王世充破竇建德功又居多

又曰尉遲敬德武德中以秦王府左一統軍從太宗擊

王世充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洛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

大破賊陣已又從破 抗軌俱預 擊祖為首 冊府元

徐圓朗累有戰功 抗為左武侯大將軍從太宗平薛舉勳居第一又從征

王世充及東都平冊勳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

焉朝廷榮之 又曰梁趙雙弟昶初為陳州防遏都指

揮使黃巢將孟楷擁眾據項城縣昶與兄擊破之擒楷

以歸其後連日交戰無不應機俘斬未嘗小衄朝廷紀

勳一門之中疊加爵秩當時征鎮之內言忠勇者言守

禦者皆以雙昶為首 近世所未有 他人不足當 帖

事者皆以雙昶為首 日李愬父晟入京師市不改肆及愬平蔡亦如之功名

之奇近世所未有 又曰五代裴迪梁太祖自岐還將

吏皆賜迎鑿叶贊功臣太祖目迪曰叶

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也

功勳總載二

原懋賞 懋賞 厚賞 又功多 **增**功宗 又曰今王郎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 **原**以功詔祿 周禮司士職云

受命篤弼不視功載 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案鄭注云德謂賢者

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 以庸

制祿 又大司徒職云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王功曰勳

鄭注云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

輔成王業 國功曰功 保全國家 民功曰庸 法施於民若后

若周公也 事功曰勞 以勞定國 治功曰力 制法成治 戰

功曰多 克敵出奇若 五日議功之辟 周禮八 七曰

議勤之辟 皆謂有功 祭於大烝 周禮司勳職云有功

之鄭注云死則于烝先王 增申伯之功 詩云申伯之

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程功績事 禮記 成績 尚書

登是南邦 名偕 禮名與 若日鳴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 子孫不忘 左傳

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彛器 原

士伯之功 左傳云晉荀林父滅潞晉侯賞士伯以爪衍

侯欲殺林父 狐趙之勲 成季之勲 銘於景鐘 國

晉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

來圖敗晉功魏賴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

其勲銘 祿勲合親 傳 名掛 史 隨何之功 史記云

於景鐘 天下定上置酒鄙隨何之功謂何腐儒隨何曰陛下攻

彭城楚王未去能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曰何使淮南

至如陛下意是何之功也陛下謂為腐儒何 帶礪之

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為護軍中尉 誓前 增圖書麒麟閣 漢書云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

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有一人首

博陸侯姓而不名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

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

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原方面之勲 賈復字君文嘗從帝征 增圖書雲臺

後漢書云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 宮雲臺其後又有王常李通卓茂竇融合三十二人 獨有方面功 孔帖云河間王孝恭始隋亡盜賊偏天 下皆太宗身自討定無特將專勲者惟

孝恭獨有方
面功以自見
或翼或從尸天之功
又云劉裴贊曰觀

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
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
獻於社稷
又云貞觀二

道總管阿史那杜爾破龜茲執其王訶利市失
畢及其相郡和以歸明年正月辛亥獻於社稷
桑陰

不徒以赤心付之桑陰不徙而大功立
得效尺寸
又云李靖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

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復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
效尺寸今疾雖衰陞
凌煙勳臣
呂溫凌煙勳臣贊曰

下誠不棄病且瘳矣
運翰坤軸撼乾樞唐莒公劉渝公則大禹之拯溺魏鄭
公則臯陶之颺言虞永興則夷夔之制作長孫趙公則

周公之匡救英衛則太公之鷹揚房杜則蕭何之指蹤
子房之決勝尉遲秦瓊則吳漢之朴忠賈復之雄勇餘

皆棖棟殊材黼黻異制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
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謁退者全來者達
請歷日一卷
冊府元龜曰劉仁軌為簡校帶方州刺史
將發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

歷口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問其故答曰擬削平遼
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尊奉焉至果以軍功顯
就

松州錄其勞
又云孫仁憲為松州都督開元四年大破
吐蕃於城下帝特命御史就松州錄其勞

降書慰勞仁
憲及將吏
百僚稱賀
又云肅宗至德二年元帥廣

在百僚
上不疑
孔帖云郭子儀唐史臣裴垪稱權傾
稱賀

巡扼其東
孔帖云李翰傳張巡功狀表上之曰今陝
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陞
功流社稷
孔帖云李德裕

社稷
功績光明
合璧事類云史大奈等事君皆一其志
稷

為國梁楹
孔帖云韋張贊曰臯建封本諸生震興田
楹光奮
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龍驤皆為國梁

持危啟運
又云孔緯累遷尚書左僕射
用

沙陀戰
又云范希朝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
落眾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政術部
功勳總載五

正法紀功 又云鄭備上疏以為正法紀功則戎行可勸 受尺一之詔盤丈

八之矛 李贊皇一品集賜石雄詔云受尺一之詔盤丈八之矛果然蕩寇眷言勳績深注於懷

獻賊首於行廟 冊府元龜云僖宗中和四年徐州時溥進表行在獻黃巢首級帝獻賊首於行廟受百

僚賀 佐命第一 五代史郭崇韜傳云莊宗與諸將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

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 功勳總載三

增詩明魏觀大將軍徐丞相平定中原振旅還朝上御

龍江亭命儒臣賦詩應制曰白旄黃鉞兩京平甘雨和

風四海清師出萬全非用武將資三傑在推誠蒼龍挾

雨迎車騎彩鳳穿雲送旆旌獻頌偶蒙天一笑行看作

樂著功成

樂著功成

讓功

原勿伐 無施 老子曰果而不矜果而勿伐 莫與爭

不自伐 功書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馬不進 牛

不受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受夫子 魯連推 田疇讓 魯仲連推功而去曰所貴

是商賈連不忍為也 魏田疇字子泰從太祖北征為

鄉導出盧龍去柳城二百里虜驚大斬獲封為亭侯疇

讓至數四有司劾疇悞宜免官公卿議以文子辭祿

包胥逃賞傳載其美原思辭粟仲尼不與之子路拒牛

謂之正義疇雖不合大義有益 不敢先入 每獨屏

居傳曰晉師伐齊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者必屬耳目焉是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喜後漢馮異字公孫為將
進止皆有所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居
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有勲不廢宜膺裂地之榮無功受名

實懼貪天之罪

讓功二

原介推不言傳

增燮何力書何功

左傳云齊師敗績

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子之力也臣何力
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燮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

平封戶牖侯辭曰非魏無

增諸校力戰

漢書衛青傳

知安得進乃賞無知也
子固辭謝曰臣幸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
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裂地封
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
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

原勸推不肯

趙充國振旅還

說曰眾人皆以破羌强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宜推
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位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
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老臣不
明言誰為陛下言者卒以實對
功帝輒曰君文
之功吾自知之
增未有先登陷陣功東觀漢記云帝
欲封樊興置印
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
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原太祖悅之魏任城王彰破烏桓太子謂曰卿有功
見上勿自伐歸功諸將太祖果悅之

增歸功參佐魏志王基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
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

原識者尚之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知賊勢已殄孫皓
將降未至吳三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
識者
增歸功於下孔帖云王世充每捷必歸功於下
尚之
功最
未嘗言功又云姚况性簡
讓功於晟唐書李

多
云詔與李晟收京師次滙西元諒先奮鏖賊敗之進屯
苑東晟使壞垣以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

於 將士效力 宋史云岳武穆好賢禮士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

伐功一

原自伐 不行自伐者無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不自尚 焉足驕 禮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

矜平蜀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子掖殺

伏殺嘔血 拔劍擊柱

王尊大言 傳郤至驟稱

郤至驟稱 其伐單子曰

而爭功或拔

多功深自矜伐有識者笑之

晉鄭戰於鐵既戰趙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

日吾上也 漢高初未有法度諸將會坐論功相向背

而爭功或拔

劔擊柱上患之

郤氏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

之本也 王尊為京尹行縣上奏曰強不凌弱各得其

所和平之氣通云云御史

大夫奏尊大言倨慢坐免

小人伐其伎以憑君子 增攻城 啟關

上頗曰吾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

吾羞不忍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屈節下車避頗

頗乃負荆請謝 資治通鑑曰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

有

伐功二

原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能

增救主於車

又曰高崇文為京西諸

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

直頗以功自負

孔帖曰尉遲恭壯

尉

直頗以功自負

孔帖曰尉遲恭壯

尉

直頗以功自負

孔帖曰尉遲恭壯

尉

直頗以功自負

孔帖曰尉遲恭壯

尉

直頗以功自負

孔帖曰尉遲恭壯

尉

直頗以功自負

左傳鐵之戰衛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將將絕我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羞與絳灌等 史記云天子赦韓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由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

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為子求官**

白帖云桑弘羊自以為國興筦 **原駐敵之功** 吳全琮

權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 乘勝陷五營顧丞與張休奮

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將乘勝陷五營顧丞與張休奮

擊遂駐魏師琮子緒端因拔劍擊退後論功行賞以為

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丞休 **平吳之功** 晉書初詔

為維號將軍緒端為偏裨而已 王渾節度及濬先受孫皓降

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及濬先受孫皓降

范通曰卿功美矣旋師之日角巾東第口不言平吳功

有問者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藺生下廉頗王渾能

無內愧乎濬曰始懼鄧艾事不得不言吾之福也

增拳毆道宗 大將軍好訐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

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

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眇

太宗不 恥為房李下 孔帖云江夏郡王道宗侯君集

譯而罷 奏言君集智小大言且為戎首帝問所以對曰見其忌

而矜功恥為房李下官尚書嘗鬱鬱不平既而君集反

帝笑曰如 **吾有平蜀功** 五代史云唐延孝蜀平延孝

公素揣 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有軍事獨與

璋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

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為都 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銘功一 原鑄鐘 刻石 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

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

古香齋新刻

政術部

銘功

君牙紀

司勳銘

周書

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
太常注太常王之旌旗有功者書焉以表顯也 下周
禮詳 功勳 銘之金石 勒於鼎鐘 取其 彝器 景鐘

紀不朽之績 垂無窮之文 勒燕然之石雖表有功
鑄林鐘之銘終為非禮 宋稱恭儉著考父之銘

衛美勲勞勒孔悝之鼎 **增**畫像 圖形 孔帖曰李勣
拜司空太宗時勣已畫像凌烟閣至是帝復命 博辯

圖其形自序之 又曰郭子儀圖形凌烟閣 博辯
贍 贍之迹必有奇能博辯之士應時而生持簡操筆
從而寫之然後魏巍煌煌充滿天地 孔帖曰權德輿

其文雅正贍綉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
十常 八九 平高昌 擊姚嵩 孔帖曰侯君集高昌平君集
九徵為姚雋道討擊使中宗神龍三年擊姚州 駐蹕

叛蠻敗之俘虜三千餘級遂樹碑以紀功焉

安市 揭碑盧龍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九年帝親征高
麗次安市城高麗別將高延壽等帥

兵十五萬拒王師大總管李世勣奮擊帝自高峯引軍
臨之殺獲不可勝數延壽等降因名所幸為駐蹕山刻

石紀功焉 孔帖曰張仲武請以本軍擊回鶻詔拜仲
武副大使會回鶻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

奉宸等統兵三萬破之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表
請立石以紀功帝詔德裕為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

銘功二

增齊响屨 蘇軾石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籍史
勲勞至大不矜伐 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响屨

文武未遠猶忠厚 **原**銘鼎 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
偃三命而俯循牆 勒鼎 孔氏四代有功於衛至孔悝

而走亦莫子敢侮 勒鼎 又有功莊公美之勒鼎以旌
也 **增**良金寫狀 越語云吳王使王孫雄行成於越范

越王命工以良金寫狀以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

古書精盤真凶 政術部 銘功

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蠡地日後世子孫有敢侵蠡
 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原場其祖美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
 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
 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注自名謂稱揚先祖之
 德而著已 **酌之祭器**又曰銘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
 名於其下 **酌之祭器**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
 下而酌之於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
 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是以君
 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子孫之守宗
 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知不明
 也知而不稱不仁也此三者君子所恥也注酌之於祭
 器謂斟酌其美著之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
 也明示後世所以教後世為法 **增象拔箭狀**冊府元
 也美所為謂美此人為此名也 **增象拔箭狀**冊府元
 行恭為光祿大夫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
 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
 及御馬行恭乃回騎射之發無不中行恭然後下馬拔
 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

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
 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門前 **始終**
著名孔帖云秦瓊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
 徽六年遣使致祭凡七人徵士廉瑀 **銘鐵券**又云劉
 志元弘基世南瓊皆終始著名者也 **銘鐵券**又云劉
 侍中璽詔特免十死銘諸鐵 **贊明厥忠**又云張巡章
 券以傳其功後配享廟廷 **贊明厥忠**聖皇帝東巡
 過其廟著金石 **賜二銘**冊府元龜曰馬燧德宗時與
 刻贊明厥忠 **賜二銘**渾瑊同討李懷光懷光平乃
 下詔褒美遷光祿大夫是役 **帝製紀功碑**孔帖云章
 也帝賜燧宸展台衡二銘 **帝製紀功碑**孔帖云章
 郡王帝製紀 **刻石水濱**冊府元龜曰李傑為河南尹
 功碑褒賜之 **刻石水濱**先是河汴之交有梁公堰年
 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 **帝**
 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帝**
親製贊孔帖云陸堅剛正帝待之 **銘在鐘鼎**冊府元
 宗太和元年勅故太尉中書令李晟勲業 **功德被八**
 崇高銘在鐘鼎其神道碑宜令所司建立

州合璧事類云宣宗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
年老幼思之乃詔杜牧
撰丹遺愛碑以記之
旌功為額又云皇祐三年詔
智畧沉雄猷為敏濟忠謀亮節
瀚海為鐔憲章類編
蘊在冊書特立碑以旌功為額
年二月上親征本雅失里車駕發北京夏四月車駕次
擒胡山製銘刻石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鐔一掃胡塵永
漠清沙

銘功三

增碑唐韓愈平淮西碑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
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比河北悍驕河南附起
四聖不行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
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

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卹予
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
自以為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
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
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
允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爾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凌雲蔡
卒大窘勝之邵陵鄜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
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
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

道無留者領領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
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
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
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
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
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逃不知今乃
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
命汝不我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
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
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大小並疑不赦不
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詐功

原差六級漢書魏尚為雲中守斬首虜上功差**趙序**

詐增後漢楊徐賊起中郎趙序坐畏**疑兩豪**魏謁者

護羌校尉治狄道為諸羌所信而滇岸詣林降為下吏

欺謬奏上滇岸為大豪承制封義侯明年滇吾復降奏

第一豪俱與詣闕獻見帝怪其一種兩豪疑非實以詰

林林辭筭乃偽對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爾帝窮驗

免**增虜獲**魏志文欽數有戰**增首級**又詐增首級

石鑿虛張晉石鑿為豫州虛張首級詔曰**增惟報**

孫歆王隱晉書杜預伐吳軍入樂鄉至都督孫歆帳下
大謬言破賊孔帙云康承訓字敬辭南詔深入太平
笑五百南詔恐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與巢首俱上唐
賊告於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右僕射天子厚為他人利
云黃巢計蹙謂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厚為他人利
言不忍巢乃自刎言因斬之函首將詣帥時溥而太原
博野軍殺言與巢首
俱上溥獻於行在
篡宗權以來
五代史云龐師古
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
殺叢篡宗權以來獻梁王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於京
師表郭璠
悉歸功於凝
孔帖云段凝莊宗與梁相距
淮西留後
未帝昏亂小人張漢傑用事凝依附趙巖等彦章為招
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彦章各自上
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

錫命一

原周禮曰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
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
命作牧九命作伯 **增**又曰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
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
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

古書新編 監本 卷一百一十五 政術部 錫命

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 **原**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曰九錫 周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又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 小雅曰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毛詩序曰彤弓錫有功諸侯也 禮記曰賜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又曰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尚書曰禹錫元圭告

厥成功

注禹治水畢堯賜之圭璋以其成功也

增家語曰肅慎氏貢矢

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

原尚書曰平王錫晉文

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冊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馬四匹

九命錫弓矢專征伐

增左傳

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原又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錫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

注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卣器人也秬黑黍也鬯香酒所以降神也

增又曰王使劉

定公賜齊靈公命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保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

賴余今命汝環茲帥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勲
敬之哉無廢朕命 **原**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
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
匡振漢朝雖勲德崇著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
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於
譙輒表留彧 晉中興書曰烈帝冲幼桓温威震內外
人情噂喅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温諷朝
廷爲九錫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温疾篤以呈安視
輒云不好更勾改之使彌歷旬日至於温薨錫命遂寢

錫命二

原九命

十錫

周禮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職事再命受服謂受祭服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

四命受祭器五命受則則法也出爲子男六命賜官謂子男入爲卿治官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也八命受牧牧一州也九命作伯謂長也諸侯方伯也蜀志諸葛亮有勸受九錫者亮曰若滅魏後十錫可受而况其九乎

命爲二伯

廼加九錫

周禮大

奄受北國

撫征東夏

上毛詩見春秋傳

錫之山川

分之采物

上魯頌

下見春秋傳

致于渠門

賜之大路

上詳國語下見前一

分以少

皐

封於夏墟

左傳蔡衛爭長子魚曰昔先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皐之墟又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姑洗懷

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

密須之鼓

闕鞞之甲

左傳王謂籍談

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周遷洛

邑方命晉文

漢幸許昌始加魏武

上詳前一魏曹操挾天子幸許昌

始加九錫魏受禪追尊武帝

事既行於叔世

禮難議於聖朝

增執玉

合瑞

國語曰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

玉甲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

左傳曰文元年天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杜預注諸侯即位天

無後

必霸

上詳執玉注國語曰襄王使

子錫以命珪合瑞為信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

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內史

金卮

旃旌

詩曰王錫

禮而加以之宴好內史與歸以告韓侯淑旂綏章篚第錯衡元衮赤舄鈞膺鏤錫鞞鞞淺幟障革金卮左傳子魚曰昔武王克商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賜季授土陶叔

授民命以康誥

一卣

四牡

詩曰釐爾圭瓚卣一而封於殷虛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又曰王錫申伯四牡躑躅鈞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錫命三

原命以天子禮樂

禮明

得賜天子旌旗

且有後命

賜盧矢

敬敷王命以綏四國

策功以命

諸侯獻功於是錫之詩

賜冕旒

東觀漢記

經緯禮律為

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勸農務本

嗇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秉

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

之士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

君軒縣之樂研其明哲官才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注刻殿基為陛以登取安也翼宣風化遠人革面是用錫君朱戶以

居注云朱戶赤色也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

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糾虔天

刑章厥有罪犯闕干紀莫不殛誅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注鈇鉞皆斧也温恭為基孝友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

副焉注以圭為柄謂圭瓚也以紀綱江外民以安業

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務力勸農倉庾盈積是用錫君袞

冕之服誠勇並著清除萬慝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化民

以德教民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任其才能官方任

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六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

彤弓盧弓顯直厝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以上

魏文帝加孫權九錫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晉惠帝加齊王經用道德穆序人倫是用錫君大輅戎輅以

虛受人內外協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德音遠流懷義

慕化是用錫君朱戶以居誠肅為基恪勤為德是用錫

君秬鬯一卣以上袁宏撰恒温九錫文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用

錫公大輅戎輅式遏寇讐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

士官方任能羅網幽滯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宣美王化

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

百有九 政府部 錫命 六

用錫公彤弓盧弓明罰卹刑庶獄詳允是用錫公鈇鉞

各一温恭孝思致虔禋祀是用錫公秬鬯一卣以上晉恭帝加

劉裕增備九錫唐書義寧二年正月隋帝詔唐王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

羽葆鼓吹三月隋帝進唐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唐國置丞相等官立四廟

錫命四

原文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

愍凶越自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危若綴旒宗廟之

主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城帶邑一民尺土朕無獲焉

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

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

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

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

朝也後乃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於平民君又討

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

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勸教卹慎刑

獄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

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

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

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

召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古者齊泲銀卷四 卷四 五
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柅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慙焉今以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卹爾衆時

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
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於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蕃忠肅內發款誠外照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

九錫其敬聽後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續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於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介則我宗祖之烈奄墜於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元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寮俛首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尅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而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泝流長鶩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夷殄三光旋

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電擊彊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辨正方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於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祚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夾輔皇室外隆蕃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營邱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嘗焉今進授相國

原表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

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征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諭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相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克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二周之始珪河逾廣兩漢之初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曰瞻魯邦者乃負圖之辰若乃衣裳之會九合一匡猶慚於斯禮也臣實鄙才靡識大體徒以忠貞為概而勞不足銘雖

以丹素為誠而功無可勒 又表曰御龍勤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况呂梁不鑿而器重元珪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鏡前修而慚形覲往德而聳慮也

賞賜一

原初學記曰說文曰賞賜有功也賜也者命也見鄭元禮記注

惠也見何晏論語注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又曰用命

賞於祖不用命戮于社 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

戮 春秋傳曰古之理人者勸賞而畏刑卹人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

知其勸賞也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

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將謂執以致命 祝鼗皆以節樂 諸侯賜弓矢然

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珪瓚然後鬯 又曰君賜車馬

乘以拜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即乘服凡賜

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此賞賜之義 **增**白虎通曰能安

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 合璧事類曰天有

雨露生育萬物聖人體之則有慶賞之賜焉是理也見

於虞則五服五章而為命德之天見於周則於馭羣臣

之幸而為詔王之柄古人之意蓋以慶賞不體於天則

不得謂之八恩賞不本於天子則不得謂之出於一

賞賜二

增玉海曰叔孫通起朝儀賜金五百斤 又曰夏侯勝

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 漢書曰八十九禮有

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 玉海曰疏廣為太子

太傅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

曰桓榮為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

手捧帝曰真儒生也 又曰魏文帝以楊彪為太尉彪

辭乃受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

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魏書高允傳曰太

和二年告歸明年賜蜀牛一頭 又曰周武帝以于謹

爲二老賜延年杖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太宗降薛仁杲帝聞而大悅因置酒高會奏九部樂賜羣臣錢各有差 唐書曰秦王爲皇太子授尉遲敬德左衛率賜絹萬匹又舉齊府金幣什物賜焉 孔帖曰裴寂武德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自鑄 冊府元龜曰陸德明武德中爲太學博士高祖幸國子學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德明難此三人德明雅有詞致論難蠶起三人皆爲之屈高祖曰德明可謂達學矣賚帛五十匹 又曰長孫無忌爲司空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乃作威鳳賦以賜焉

又曰李綱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數引禁中問以政道 孔帖曰貞觀五年獵於驪山賜新豐高年帛 玉海曰中宗置修文館學士凡天子享會游豫得從春幸梨園賜細柳圈夏宴蒲陶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 唐書曰李元紘開元初戶部侍郎條正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 冊府元龜曰韋處厚路隋並爲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三年撰六經法言二十卷表獻之帝覽其書稱善者久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二事 又曰李載

義為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文宗太和二年命中使以白玉帶就幽州賜之示殊恩也 唐書曰牛僧孺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辭曰賜觚散樽勺等金銀古器令中使諭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 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即位命節度使王晏球與護駕親軍都指揮使張虔釗攻定州帝令中使押御馬二匹賜晏球虔釗 又曰周世宗顯德三年上於金祥殿賜陳州節度使向訓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馬賞西征之功也 翰苑新書曰李彛興夏州人太祖方事征討彛興貢馬三百匹太祖命玉工治帶召其使問

彛興腰圍大小遂遣使以帶賜之 玉海曰建隆元年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相國寺 翰苑新書曰太宗嘗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詣名山藏之或邱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亦賜之 山堂考索曰端拱二年親試進士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上作修身箴賜之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 玉海曰祥符二年內出太宗鏤文紅管筆分賜王旦等人一雙 長編曰真宗作歌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陳彭年謂向敏中等曰頃命學士罕曾賜歌詩因曰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

有偕者 山堂考索曰寶元二年十一月遣內侍就輔
臣第賜御飛白書各一軸 事畧曰賈黃中兩受詔知
貢舉多簡拔寒峻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品藻精當
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賜坐
與詔曰教子如此今之孟母也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
玉海曰治平三年召學士王珪至蕊珠殿特詔中書
除端明殿學士賜盤龍金盤曰知卿忠純有守故有此
賜 翰苑新書曰紹興四年遣劉大中等使宣諭諸道
以詔書御寶賜手歷 山堂考索曰紹興五年九月賜
趙鼎御書尚書 玉海曰紹興十三年立春節學士院

始進帖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
復 名臣言行錄曰范成大孝宗朝召起知福州既出
關賜藥物甚厚又賜御書蘇軾詩二首 翰苑新書曰
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又書明良慶會閣字賜史官

賞賜三

原千鍾

萬畝

家語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益親也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鄭歌者二人

人賜之

金鈎

玉玦

東觀漢記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

田萬畝

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

謝承後漢書曰馮魴為侍中稍遷衛尉尉能取悅當時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

留飲十日賜駭犀玉具

紫綬

青裘

葛洪西京雜記

成帝好為蹴鞠羣臣以蹴鞠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

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悅

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觀

累千 鉅萬 漢書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青時給事建

章未知名武帝於是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

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魏志曰明帝常夢見太后於是

差次舅氏親疎高下敘 甘田 蘇宅 史記曰借臣車

用各有差賞賜鉅萬 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

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言之於始皇使於趙

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漢書曰蘇武初從匈奴還詔拜典屬國中二千石賜

錢二百萬公田 后衣 帝服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

二頃宅一區 月驚邁山陵寢遠孤心慘愴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

各一及衣一篋可時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曹植

表稱詔曰皇帝問雍邱王先帝昔常非漢世諸帝積貯

衣被使敗於函篋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王卿官

僚諸將今以 雙璧 千金 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

三十種賜王 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曰虞卿

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邪

計初見日王賜 明德 計功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

千金官至中尉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

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不能者受之勿辭也 玉

壺 金筥 鮑德有詔所賜綬金筥為作銘曰懿矣茲筥

爰藏寶神金纓 金刀 珠劍 謝承後漢書曰武陵五

組履文章自信 將軍馮緄南征緄表應奉金錯刀一具 沈約宋

書曰太宗為徐州刺史昭太后賜以火珠鹿盧劍 雙府

賦 國典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 傳

琥 千金 魏志太祖其有勲勞不吝 不及 無章 史記晉文

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 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公曰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

若以此上賞輔我以行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次賞 勸能 受賜 則

賞之以勸能者 見施 拜貺 見爵賞之施 慶賞 民到於今受其賜

寵錫 威曰君 與邑 賜馬 記曰柳莊死公曰非寡 邑表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 號公晉侯朝 受北

王王皆賜馬三匹非禮也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國 啟南陽 毛詩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元注韓侯

受北方之國也 左傳曰晉侯朝王與之 馭其幸 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示不欺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三曰予以馭其幸注 史記商君變法恐人未信乃立木於市南門募人徙

至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與五十金以示其 不欺 旌有勲 賞善謀 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邪

也 意茲乘軒 匪頒之式 報功之典 以九式均節財用 賞其善謀 謂財用之節度也匪分也頒賜也謂分賜羣臣 夫

德不旌則勸善之道缺矣勤不賞則報功之典廢矣

大賚四海 善賞一人 書大賚四海注賚賜也 文子 賞一人而天下趨之 大利小利 上賞次賞 禮記曰

是以至賞不費也 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謂 射覆賜帛 立事者也利祿賞也 下詳上不及注 後 臣節貴忠

降胡賜縑 漢賜降胡縑孫章誤以十為千 國章懋賞 賜表主恩 拜明臣禮 不酬奉上之

勤 何勸將來之善 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 奸邪 不誅為惡肆其凶 授彤弓於晉文嘉乃丕績 錫元

圭於夏禹告厥成功 增繪綵 香藥 冊府元龜曰武 井州悉復故地帝大悅置酒含章殿羣臣極歡遣人御

府賜繪綵 又曰羅周翰紹威子也為魏博節度使太 祖乾化二年帝北巡至昌樂縣周翰來見於行 瓊被

宮及辭歸詔以良馬玉帶及香藥賜而遣之

政術部 賞賜

賞

賞

賞

賞

賞

賞

布衫 冊府元龜曰高宗顯慶二年幸雒陽宮宴從行
絹十段粟二十石 又曰晉少帝天福八年幸南莊宣
隨駕臣僚射於後園賜酒食物帛有差公路農人各賜
布衫袴并鞋貧子

共賜錢一十貫文 **司裘** 藏袴 周禮曰天官司裘季
注功裘人功微麓 資治通鑑曰韓昭 金刀 玉斧
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待有功者賜之

孔帖曰徐齊暉字將道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
削刀 冊府元龜曰王建立為青州節度使晉高祖天
福五年入覲進封韓王高祖御

明德樓餞送赴鎮賜玉斧蜀馬 **蒲陶** 牡丹 唐書曰
賜食得蒲陶不舉歸奉母因賜之 合璧事類曰仁宗
天聖中晁迥除翰林學士嘗夜召對上令內侍執御前

巨燭送歸院他日曲宴出牡丹千葉者賜 **赤管** 紫
宰臣上顧迥與學士錢維演亦皆賜之

粉 雙輪麋墨一枚 唐書蕭嵩傳曰荆州進黃柑帝以
紫粉包 唐詩 周易 山堂肆考曰哲宗元祐時以御
賜之

又曰寧宗嘉泰初御書尚書說命毛 **閱音義** 讀
詩天保周易泰卦唐七德舞以賜臣下

實錄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六年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
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
因賜其家布帛百匹 又曰岑羲睿宗時遷侍中賜物
三百匹細馬一匹帝讀中宗實錄以羲有功故有此命

獨見公 常念卿 冊府元龜曰太宗貞觀四年賜房
同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泣然下泣以黃銀辟惡
恐為鬼神所畏令取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 又曰
貞元十一年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為左領軍大將軍李
憑為右威衛大將軍皆太尉晟之子以免喪故召見於

延英殿帝曰朕雖在此常念卿等追懷 **知勁草** 汎
舊勳何日忘之各賜衣一襲帛三匹

洪源 冊府元龜曰蕭瑀武德初為內史令後拜特進參
預政事嘗因賜宴太宗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
識誠臣 又曰戴至德為戶部尚書郝處俊崔知悌為

中書侍郎李敬元為吏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咸
亨五年八月御札飛白書贊以賜至德詞曰汎洪源俟
舟楫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敬元曰資啟沃馨丹誠知

政術部 賞賜

元

元

元

元

元

涕日竭忠

節贊皇猷

撰政要

刊經籍

冊府元龜曰魏徵為秘書監撰羣書政要太宗

覽之稱善賜帛二百匹

又曰顏師古為中書

侍郎受詔刊正經籍太宗善之賜帛五十匹

陳孝

經

宜畧陳此經要道以補不逮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微臣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匹

名馬一匹

又曰褚無量為國子司業睿宗太極

且辨觀者歎服既畢賜

以章服并綵絹百端

解醒具

親征圖

冊府元龜曰麟角筆

於元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錢十萬為解醒具

元龜曰周世宗顯德四年賜宰臣李穀親征圖一面其

麟角筆

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之所撰也先是

帝征淮揚穀上章陳親征之利者三

麟角筆

腦帶

帝征淮揚穀上章陳親征之利者三

麟角筆

腦帶

麟角筆

腦帶

麟角筆

腦帶

麟角筆

腦帶

麟角筆

腦帶

麟角筆

所貢珍珠枕龍腦帶

白羽扇

紅管筆

玉海曰開

紅管筆

玉海曰開

年盛夏賜宰相白羽扇張九齡作賦曰蕭蕭白羽穆如

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司馬光進通鑑

表曰先帝賜御府筆墨光有囊

墨百挺

冰十匣

貯紅管筆一枝實治平中賜物

墨百挺

冰十匣

金匣副之龍鳳墨百挺紅綠筆百管盈丈紙百軸

又

日景德四年賜編修君臣事

迹官冰十匣以暑盛特賜之

子儀傳

嚴武詩

山

韓世忠兩鎮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又曰

理宗端平中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字賜魏了翁

世勸墜馬

仁貴射甲

冊府元龜曰李世勸為司空

馬賜之

又曰

高宗內出甲令試之仁貴射五重高宗大驚更取堅甲

以賜

乘馬錫韓

輅服賜晉

乘馬路車

左傳曰王

賜晉侯大

加寵勳舊

特賜賢勞

朝上曰宜加寵劉

輅之服

光世功臣服未嘗忘聞其病中無聊以玩好物數種賜

之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之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之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輅之服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輅之服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輅之服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輅之服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輅之服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輅之服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輅之服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輅之服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輅之服

光世大喜秉燭夜觀至四更朕於玩好之物未嘗經

日止要賜勳舊賢勞耳 名臣言行錄曰范成大孝宗
 朝帥江東兼行宮留守陛辭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內
 侍捧縑素來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墨尚濕公拜賜上勞
 公曰卿南至桂廣北使幽燕西入巴蜀東薄鄧海可謂
 賢 顯忠尚德 貴老優賢 治跡統類曰元祐間詔賜
 勞 為額 又曰元祐二年詔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
 凡有拜禮並宜特免翰林蘇軾奏彥博公著免拜指揮
 自是朝廷貴老 注後漢書 進廣孝經 冊府元龜曰
 優賢無可議者 子左庶子初皇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大安及洗馬劉
 訥言雒州司戶參軍格希元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
 賜物三百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又曰沈浩隱居四明
 山肅宗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秘書郎仍賜綠袍
 牙 不以為嫌 故有此賜 為通遠軍使遵海嘗遣外
 弟劉綜來貢馬及還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齎賜之
 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上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
 此為嫌也 下 御製寵太尉 親札賜丞相 冊府元
 見前二玉海

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出統河南諸軍及收復懷
 州以功進爵臨淮郡王俄拜太尉內殿宴送御製詩以
 寵之 又曰宋璟開元中為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
 曜同日拜官勅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
 百僚元宗賦詩 侍玉皇 賜金器 談苑曰李昉文正
 褒述親札賜之 年老罷相每賜宴必先赴座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
 雪也向鈞天侍玉皇 翰苑新書曰蘇易簡在翰林太
 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 上曰君臣干載遇易簡應
 聲曰忠孝一生心太宗大悅以御席金器盡賜之

賞賜四

原作樂命夔 舜命夔作樂 賞延于世 世嗣 分寶玉

周書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周禮注言合於 受服 大宗伯以九儀 掌賞地 周禮

善有以賜之 其功等差也 頒賞地 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凡賞 加

石象鼻 監真 政術部 賞賜 三

田無征惟加田無國征稅也謂既賞之不及車馬禮記曰臣

命受車馬車馬所以尊者備矣禮無不答下竭力盡禮記曰臣

能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賞無不當月令

禮無不答言上之虛取於下也禮記曰天

遂行無不賞而勸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有德者侯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報功慶賞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何以勸善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無以勸能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賞恭罰否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賜許男駿馬十六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賜黃金之罍二九銀鳥一隻貝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帶五十珠七百裹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信賞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及淫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勳者奉之以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撫以彘器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賞不失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

勞傳禮大夫有功賜樂故傳云天賜禮大夫有功賜樂故傳云

示賞賞之日發公室示時頒以時頒賜玉五鼓春秋

號公晉侯朝王春秋賜以甘果吳越賜錢百萬起師侍春秋

之思漢書秦二世賜叔孫賜金具在漢書秦二世賜叔孫

讓陳平曰先生事魏不忠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漢書秦二世賜叔孫

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用臣說故去云云臣計畫可採漢書秦二世賜叔孫

願用之若不可大王所賜金具在漢書秦二世賜叔孫

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深謝之漢書秦二世賜叔孫

金錢賜之以愧其心不下吏也漢書秦二世賜叔孫

五十斤漢書秦二世賜叔孫黃霸治政有異賜金百斤漢書秦二世賜叔孫

伏日賜肉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延年老乞賜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

骸骨賜安車駟馬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賜靈壽杖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

賜劍具在史衛綰

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猶至今乎縮曰具在上使取劍常盛未嘗服也 賜爵一

級百戶牛酒 八十以上賜米肉 九十以上賜帛絮

賜孝悌帛 賜鰥寡絮 並漢 賜延年杖 續漢 賜

食於家 漢 賜龍州 續漢 霍光薨賜繡被百領 東

雋不疑遷京兆尹賜錢百萬 漢 上器其能賜以祕書

之副 漢書 賜璽金劍 漢 給錢五萬 揚雄答 賜所

乘驪馬 後漢世祖以所乘 賜竿瑟箜篌 班彪 馬援

振旅京師賜車一乘 東 賜公主錢 後漢明帝時館陶

許而賜 賜千斛 穀 後漢章帝下詔龍 著劍名 韓棧

錢百萬 師與到壽陳寵皆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惟此 三人特以寶劍手著其名曰韓棧楚龍泉郵壽蜀漢文

陳寵濟南 推成也 韓棧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 後漢本傳棧 數月不休沐

賜來歙妻縑千匹 致宛馬一匹 並東 賜以素矢

皇 班賜羣臣 鍾離 卓茂束身執節賜安車一乘 東

卓茂自修賜衣一襲 漢 杜林私見乃賜衣被 後漢

朱寵家貧賜以錦被 謝承後 馮緄平荆州賜錢百

億 謝承後 段熲滅羌賜錢千萬 張酺為東郡守賜

錢三十萬 黃香詣東觀賜淮南孟子 詔賜黃香几

杖 馬巖病并送方藥 王景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

書 並東 陳車馬 桓榮字春卿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

今日所蒙稽古 賜及妻子 特賜御 東 賜御府衣

續後漢書 賜衣自服冠幘 賜食於前 解左驂以賜

賜乘輿具劔 賜辟兵鉤 賜鹿蠶王羽車一駟東觀

遺楊彪室韠一量魏志 賜桃枝魏武帝 賜樂比絳魏志

賜夏侯惇樂 賜十鈴珥魏武帝 賜穀千斛以親舊也魏志

比之魏絳 賞為金穴郭況為大鴻臚賞賜金錢錦帛 賜明光

鎧曹植 賜邁越縟縠曹植表 賈逵奏左氏義賜布五百

匹三輔決錄云 得生口魏華歆字子魚公卿嘗並賜沒入

挈戮之家國刑所肅 賜素屏風魏志太祖平柳城頒

欲獨為君子云云 詔賜御衣吳質 解所御袍

憑几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 夫賞賜者以悅

下使眾桓範世要論 御府供給桓階別傳 桓階長者齋衣三

十囊階傳 特為張遼母起殿魏志 郭修手刃蜀將賜

銀千餅魏志 賜魯肅母帷帳吳志 南至賜餅杜預表 賜

張華絹文士傳張華以平吳之計賜絹萬匹 賜驄馬一匹殷仲堪表 給山

濤母米酒山濤表 賞不踰時陳事 給周處母醫藥

周處賜朝服一具王隱晉書 劉超病給四順湯劉超表 詔

賜奇果華嶠 巫水不肯飲卞蘭苦瘠渴時帝信巫女用

飲日治病自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容蘭渴甚至於死 賜鶴綾袍四王遺事 黃白

氣出張天子賜諸侯 黃白氣入心天子受賜 黃白

氣入張天子賜口 黃赤氣入張天子賜客已上並雜氣經

悉賜有功魏書 **賜千田以明儉約**魏書 **賜二窖穀**魏書

渙字耀卿為郎中令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

教云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一教云以垣下穀千斛

與耀卿家外不解意教曰以太倉 **增賜御膳**龜曰唐

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賜錦袍**又

高祖時裴寂為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 **賞緋紫**

陸長遜武德初為五原太守及征薛舉長遜

不待命而至以功拜豐州總管賜以錦袍

必兼魚袋唐書云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

御筆一管 **解衣衣之**又云陸贄在翰

衣衣 **行列有序**唐會要云德宗詔頃來賜衣文采不

之 **賜通天御帶**愈

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雁銜威儀

取其行封內觀察使宜以雁銜威儀

平淮西碑云帝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

無饑以既厥事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

獎優華孔帖云李德裕字文 **賜茶**玉海云韓偓金鑾

士春曉則日 **作詩贈及第**事文類聚宋太宗好文進

賜成象殿茶 **笏頭帶**東齋記事云

贈之景祐間因以為故事仁 **笏頭帶**春明退朝錄宋太

賞賜五

原詩 隋許善心奉和賜詩曰帝道屬升平天文預觀象

茲生荷化育博施多含養正始振皇風端居留眷想夕

古香齋詩錄卷四 賞賜

拜參近侍朝恩濫弘獎温樹貴不言克艱庶無爽 唐
太宗賜房元齡詩曰太液仙舟迥西園隱上才未曉征
車度雞鳴關早開 又賜蕭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昏日
辯誠臣勇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 **增**明高啟謝賜衣
詩曰臚呼遙捧賜拜服望蓬萊香帶爐烟下光迎扇月
開奇文天女織新樣內家裁被澤徒深厚慚無奪錦才
原制唐中宗賞張仁愿制曰朕聞將帥興功本期於邦
國帝王懸賞用答於疇庸持節朔方道大總管右屯衛
大將軍張仁愿器宇端雅風神秀傑謀韜玉帳寄重金
壇故得累司文武歷參邊鎮薊門作牧既無東顧之憂

榆塞總兵方釋北乘之慮而乃躬先士卒負土築城橫
却月於天街劃長雲於地脉宜列河山之賞式崇帶礪
之榮進封韓國公賜物三百段及衣裳一副

原勅唐中宗賜成王千里衣物勅曰晝巡周衛夜警嚴
廊旣曰爪牙實稱心腹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聲
高沛獻德邁二南以磐石之崇班當執金之重寄察姦
無對討猶若神固以威動干廬勤宣五校近者衙仗之
內輒有詐偽之人曾不斯須遽令擒獲能官之日久已
馳芳稱職之名從茲著號可賜衣一副兼賜物一百段
增表唐李嶠為納言姚壽等謝勅賜飛白書表曰跪承

寶賜仰戴瓊文如披七曜之圖似發五神之檢九霄靈澤與垂露而同霑千載嘉祥與廻鸞而並集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騫眇乎若遊霧之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之上秋漢工踰懸帳妙盡刻符鍾繇竭力而難比伯英絕筋而不逮則知乃神乃聖包衆智而同歸多藝多才總羣方而兼善臣等才埒瓶筭任叨衡石慶方行而已及澤未溥而先加殊恩與骨肉等深縟禮共衣冠相絕今復親陪睿賞特流宸翰羸氏之魂遊天上未比超昇闕生之名在月中詎方遐邈昔者韓稜深博肇蒙於署劔田鳳名流僅聞於題柱未有芝英草聖近縟於綵

牋合璧連珠俯光於掌握 合狐楚謝賜春衣并尺表曰臣聞衣裳在笥與必有道刀尺爲器用惟其人臣魯國小儒漢庭下士因緣霈澤汗染官牒顏嘗忍愧心不容憂陛下仁發於中惠周於外矜臣以濕暑之患賜之葛衣念臣無忖度之能降其寶尺輕新有楚廣狹不踰被服而炎蒸坐銷秉持而長短立辨揆才量力將何補於分寸運肘延頸實有塵於領袖

增狀唐白居易謝恩賜衣服狀曰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申薄効累受殊私况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旣鮮華而駭目亦輕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

賜必擬祕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慚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 李商隱爲滎陽公謝賜冬衣狀曰司服頒衣貴臣傳詔綾裁飛鵠絮裏仙蠶白分椒壁之光紫奪蘭芽之色已均下將仍逮連營被服有輝負戴無力謹當上宣殊渥下拊多寒均大裙於琅邪變無襦於蜀郡

增碑元虞集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序曰公諱賡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

遣大臣賜宴其家朝臣咸集日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

增行狀明鄭楷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濂行狀曰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半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四

